

重读抗战家书

我对唐代女诗人陈玉兰的《寄远征衣》印象极深,因为她写的不仅是一首七绝,更是一封言简意赅的家书。“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如果说陈玉兰写的是妻子对戍守边关丈夫的思念,那么抗联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写给妻子的家书,则是丈夫对爱情的忠诚。冯仲云给妻子薛雯写信之时,两人已睽隔12年,白山黑水中出生入死的冯将军根本无法与家人联系,直到抗战胜利,才发出这封迟来的家书。“只要雯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那么还是我的妻,我是这样地等待了十二年,我坚信我对雯的忠诚是能得到结果的。”

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家书,是维系情感最珍贵的纽带,因此它总是与泪相伴。尽管英雄希望妈妈“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但家书总是难免字字浸透泪水,悲喜之泪化成墨,家书一封和泪成。正如古诗中写的一样:“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1940年5月,张自忠率部东渡襄河,挥师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张自忠指挥部队击退了日军发动的9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身先士卒的他身受8处弹伤和刺刀伤,最终壮烈牺牲在前线。

事实上,在出征前张自忠就做好

了以死报国的思想准备。5月1日,他亲笔写下了著名的《致战友》,向战友们表达了同仇敌忾、为国牺牲的决心。今天,重读这封大义凛然的书信,我们仿佛仍能感受到将军怦怦作响的心跳,能看到热血燃烧的火焰。书信虽短,却字字千钧,撞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扉,令人血脉偾张。

一般来说,人在生死关头最牵挂的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尤其对于征战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家眷来说,一封薄薄的家书很可能是亲人最后的嘱托,是生命里程最终的告白,说“家书抵万金”并不夸张。但张自忠将军在牺牲前,并没有给家人留下片言只语,在他看来,冲锋陷阵的战友就是他最亲的、生死与共的家人,给战友们修书一封,就是他最重要的家书。可以说张自忠将军写下的“家书”,是血肉相连的战友书,是抗敌部署的动员书,更是壮烈殉国的宣言书。

是将军不牵挂家人吗?显然不是。张自忠将军的发妻李敏慧17岁即与他结婚,夫妻恩爱,家风醇厚,我想,将军一方面是觉得国难大于家事,部署战斗、激励战友,要比写一封家书更重要;另一方面,他也相信自己的爱妻能深明大义,无须再行嘱托。张自忠血洒战场后,年仅50岁的李敏慧像刘瑾烈士写的那样——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毅然绝食七日而

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李敏慧在用壮烈之举表达与丈夫生死相依的同时,也激励着无数战士像丈夫那样奋不顾身去英勇杀敌。

细读这封“家书”,不难梳理出这样几层含义。“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这一层是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兼军长,不会只在后方指挥部发号施令,一定会身先士卒,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这一层是表明赴死之心,国难思良将,时艰念贤臣,国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唯有誓死报国这一个选项,除此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这是第三层,目的在于鼓舞士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牺牲不会白白付出,鲜血会浇灌出胜利之花,胜利最终将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积淀,抗日的烽火一直燃烧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我们应该有驱除侵略者、战胜敌人的信心。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最后一层含义在于重申赴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赴死之心决不半点改变,这句话将爱国之情推向了燃点,相信每个人读到这一句时,

心情都不会平静。我们仿佛看着一队队战士,正冒着炮火、踏着血迹冲向敌阵。

在重读这封“家书”时,我想到了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许英烈烈士写给妈妈的家书,信中写道:“为着母亲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我情愿以死杀敌,我的光荣正是母亲的光荣、全家的光荣。”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张自忠将军不同,许英只是个部队基层干部,但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了正义事业不惜赴死的英雄境界却是相同的。我们应该向这些英雄致敬,他们不仅留下了捐躯赴国难的英雄壮举,还留下了这些宝贵的家书,而家书是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它呈现的真实情感和情景再现,更能打动读者,影响后人。

时光照进新时代,世界在巨变,社会在巨变,生活在巨变,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不会变,这就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爱国主义和英烈精神。“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其时已至,其势已成,每一个炎黄子孙、有志儿女都应该用英烈精神激励自己,积极投身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航线密得像蛛网,咱这小山村上空如今成了天上的十字路口。”

是啊,秦岭深处寨沟这个偏僻小村,“天堑”早已化为“通途”:既 convenient 便捷通往商州城里的柏油路,开车半小时就能驶入四通八达的高速路,也能乘坐抵达西安的城际列车,还有与远方大都市的霓虹遥相呼应的航线。

老村支书看着飞机掠过山区小院上空,他说起祖祖辈辈乡亲们沿着羊肠小道徒步出山的往事:“天不亮就担着山货出门,走30里山路,卖完后又买上家里和种地需要的物资进山,脚底磨出血泡,从县城回来时月亮都升起来了。”

望着航灯掠过的方向,他说:“前几天孙子娃娃在视频里给我说,他从飞机的窗口能看见咱村的核桃林和白墙青瓦。”

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感觉这深山里有时与时代的和鸣。这些穿越云端的银燕,早已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国家在崇山峻岭间写下的壮美诗行。

唱给家的歌

(短诗三首)

金波

走到家门外

你家的门已经大开，
你走到门外，
有大山高耸，
有大海澎湃。

有山，你就去攀登，
有海，你就去踏浪。
当你回望你的家，
那里的灯光更暖，更亮。

燕子的家

我对燕子说：
飞翔才是生活。
心中常怀远方，
翅膀上闪烁着阳光。

每个屋檐下，
都有燕子的家。
家连着千山万水，
飞翔是梦想的光辉。

家里跳进了阳光

每天，家里跳进了阳光，
紧跟着，又飘进了花香。
窗外，
是什么时候，鸟也叫了？
是什么时候，花也笑了？

有阳光的屋子，什么都鲜亮，
原本是静静的，现在也在唱。
家里，
是什么时候，更温暖了？
是什么时候，更圆满了？



听见怦怦作响的心跳

老藤

每年,我总要从嘉峪关出发,驱车穿越河西走廊,途经八百里秦川,回到秦岭深处的商州寨沟的老瓦房里小住些时日。当树木在山风的吹动中哗哗作响,我常坐在小屋旁那磨盘台子上,看对面山梁如何被晨雾揉成淡青色的剪影。

大山渐渐被新绿染得发亮,每天都有飞机从远处山头钻出来,又消失在另一座山的背后。和我一起回来的二哥也来到我身边,看我仰头用手机拍摄拖着长长白色尾迹的飞机,他带点诗意地说:“从东边来的准带着上海的湿气,西边来的沾着祁连山的雪粒。”话音未落,又一架银翼已掠过门前那座名叫擂鼓台的高高山顶,尾迹在天际洒开一痕淡乳。

其实,飞机不仅从一个方向穿越而来,有时是正北正南,有时呈网状交错。细心的二哥看着手表说:“早高峰时5分钟一趟,间隔最久时半小时也有一趟。你听——”随之传来的飞机轰鸣声由远及近,与树上的布谷鸟、花喜鹊的啼鸣交织在一起,在山

间形成奇妙的和声。这些飞机在蓝蓝的天幕上飞过后,都会洒开一道道美丽的白雾。它们有时像仙人挥毫的长撇,有时化作牧羊人的羊群,最妙的是银燕穿云而过留下的长长尾巴有时竟被染成淡紫、橙红、靛蓝,不知是哪位仙人打翻了调色盘,给青山系上五彩绸带。

到了晚上,当暮色给群山披上黛

山村上空是航线

刘恩友

青色斗篷,大伙儿就坐在石磨子旁的栗子树下乘凉聊天。伴着毛茸茸的栗子和明亮的月光,总能看到一架架飞机闪烁的灯光。一架飞机还未飞远,另一架飞机的声音就传入耳鼓,循着声音,大伙儿在满天星光中寻找。红蓝光点像夜明珠掠过,给本就星光灿烂的秦岭深山增加了几分扑朔迷离的浪漫。80多岁的堂哥说:“都说天堑变通途,飞机每天飞行的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红

说,老传统里卢生双手背后、五花大绑,那才是上法场。你这样改,难度减弱了,也不太符合法场的情景。包老师解释,双手绑在身后,人走不稳,转身甩发容易失去平衡,老生演员一般重文不重武,不容易完成表演。

回到南京后,我按照包老师的教法彩排。张金龙老师是看过传统演法的,提出了意见。他不仅要求我恢复将手背后的传统,还针对卢生的身份、原折子主题“死牢”,增加了不少表演技巧:左右甩发、跪地旋转、抢背、吊毛、跳屁股坐子并平移……以表现人物惊恐、挣扎的剧烈情绪。1993年,郑传鑑老师收我为关门弟子后,又把我这出戏重新归置并细加工,把戏分成4块,在人物情绪的把握、动作身段的尺度等

方面,定了几个调子。

所以说,这一出《邯郸记·云阳法场》,包传铎老师教了我整出,张金龙老师进行了技术加工,郑传鑑老师进行了人物分析和表演定调。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获益良多。

“点石成金”

柯军

1992年,郑老师到江苏省昆剧院教全本《九莲灯》。郑老师的女儿郑嘉勤在南京越剧团工作,他就住在南京,我得有很多机会与老师交往。他就像个老小孩儿,生活里也像在演戏,一直会亮相。走在路上都会停下来想动作,

苏轼《和董传留别》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若饱读诗书,即使贫寒如董传,一身“粗缯大布”,也不掩气质光华。可见,“气自华”来自“腹有诗书”,来源于深厚的文化浸染与熏陶。

怎么才能“腹有诗书”?《礼记》有言:“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只有扎扎实实地下一番“笨功夫”,克服困难读一批“经史子集”,埋头啃几部“磨脑子”的大经大典,才有可能从“不知”到“知”,进而“深知”。这也是“深耕经典”的过程。

之所以强调“深耕”,实因当下生活中,对经典原著浅尝辄止,造成片面理解或误读的例子俯拾皆是。有学者开播视频,邀请名家名嘴“捧眼”,侃侃而谈:“美女是不需要学习的,就会过得很好啊,因为《易经》‘坤卦’第二爻讲:‘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大’怎么就成了‘美女’的代名词?”“不习无不利”怎么就被简化为“不学习就很好”?真可谓“今古奇谈”!如果不是有意曲解,那就是对经典的以讹传讹。不管是哪类情形,对于不甚了解《易经》的网友特别是孩子来说,一旦信以为真,必将被严重误导。俗话说:“学艺不精,误了终生。”如果是老师或公众人物“学艺不精”,还大放厥词,“误”的可就不止于自身,也必将殃及“后人”。

说到经典,首先是一批经过时间淘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虽然鲁迅曾经说不主张读经,但也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其实,仅从鲁迅深邃雄健的笔力,就可看出先生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现在,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一些“知名作家”为了标榜自身学识,有意无意间透露自己曾通读“十三经”和“二十四史”云云。有的是真有所研读,但有的怕是“打肿脸充胖子”——别说是遍读“十三经”,能把“十三经”书目说全乎恐怕也困难。

从踏进院子起,我就被

一株石榴树深深吸引住了:一米多高,小臂一样粗壮的主干,向四周悠然舒展着枝

条,叶子摸上去厚实、光滑,像涂了一层薄薄的蜡。正是初夏时节,每一枝的顶端都缀着一串玲珑而鲜红的花骨朵。

更让我吃惊的是,石榴树的上方约半米处还蒙着一块白绿两色拼接成的棉布,四角用粗粗的铁棍撑起,像极了古代皇帝出行使用的华盖,足见主人多么喜欢它、厚爱它。

见我目不转睛地端详,主人于大嫂告诉我,这株石榴树有些年头了,是1976年栽种的。

于大嫂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那时她刚结婚不久,母亲在老家给她栽了这株石榴树,祈愿女儿女婿能像石榴一样,家庭和睦,事业兴盛,多子多福。1992年,她和丈夫一起从克山农场调到河北怀来的一家厂子。举家南迁,故土难离,该带些什么呢?夫妻俩商量了一个多星期,最终决定除了被褥衣服、锅碗瓢盆,只带这株石榴树。

有人不解,石榴树既不能吃又不能喝,而且长途奔波,带它干什么?于大嫂笑而不语。她知道,这株石榴树,凝聚着母亲对女儿一家的美好祝福,带着故乡泥土的芬芳!

3000里的漫漫长途,下了汽车上火车,下了火车再上汽车,几经辗转,其他东西都委托给妻子儿女,于大哥这个身高180厘米的汉子背后是半袋子故乡黑土,怀中牢牢抱着这株石榴树。每一次上下车他都极其小心,就像守护着娇嫩可爱的婴儿,生怕鲁莽的旅客碰折枝叶。

终于于怀来落了脚。怕它水土不服,两口子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前几年换土都只用故乡的泥土。于大哥亲自配置各种

学风与文风,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作风。不下功夫研读经典,却又以经典自我标榜,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于人于己于社会风气,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深耕经典,要下“长功夫”,要有系统性的阅读研究。历代儒家推崇的十三部儒家经典被称为“十三经”,其中,《诗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源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的根本就两条:一条是“修辞立其诚”(《易经·乾卦·文言》),一条是“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尚书·毕命》)。“修辞立其诚”指文章所表现的是作者的本心与生活的本真,要有真情实感,应该“我手写我心”;“辞尚体要”则指文章主题想要简洁精要,关键处就一两句话,甚或一个词。有了这两条,写文章的要领才基本到位,而这在《诗经》中都有绝佳呈现。所以梁启超说:“《诗经》这部书所表示的,正是我们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状态。这一点无论后来哪位作家,都赶不上。”可见,读经不易,光是读通读透一部《诗经》就受益不浅。经典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文化与文学都是有基因、有根脉的。从来“大文章”源自“小积累”,“软实力”源于“硬功夫”。我们不妨由简入难,先认真阅读几部经典著作,揣摩体会,然后逐渐扩大研读范围,狠下一番“硬功夫”,打好自己的“文化底子”,这样才能获取文明的滋养,切实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好、弘扬好。

金台随感

张燕峰

石榴树从故乡来

肥料,牛奶和鸡蛋自己都舍不得吃,倒是经常喂给石榴树。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石榴树长势良好。

最初几年,于大嫂经常想家。那时还没有手机,长途电话费又贵得吓人。每次想家,于大嫂就对着石榴树抹眼泪,双手抚摸着枝干和叶片,好像抚摸着爸爸妈妈慈祥的脸庞。说来奇怪,在石榴树旁待上半个时辰,于大嫂的泪水渐渐隐退,笑容又活泼泼地浮现在脸上,这个东北女人又风风火火地忙起来。

1997年,厂子破产,夫妻俩双双下岗,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顿。看着双颊塌陷、眼中布满血丝的丈夫,于大嫂心疼得掉眼泪,她又恢复了对石榴树倾诉的习惯。

有人看上了这株石榴树,要出1000元买走。但于大嫂一口拒绝了:“不说一千,给一万也不卖。”有邻居笑话这两口子迂腐,都快揭不开锅了,守着这株石榴树喝西北风呀?他们哪里懂得这夫妻俩对这株石榴树的感情呢。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于大嫂夫妻俩相濡以沫。每当撑不下去的时候,石榴树就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一想到石榴树隔着3000里山水迢迢都能在意地他乡顽强地活着,夫妻俩就信心倍增。他们头顶烈日卖过雪糕冰激凌,脚踏冰雪修过汽车摩托车……10多年过去了,这对吃苦耐劳的夫妻最终把孩子们供到大学毕业,还为自己攒了一笔丰厚的养老金。

掐指算来,这株石榴树已经49岁,但看上去仍生机勃勃,光彩照人。在业已古稀之年的于大嫂夫妻眼里,这株“年近百”的石榴树,适应新环境,是寄托了父母之爱的亲情树,是怀恋故乡的乡愁树,更是远离故土的奋斗树。

昆曲观众,有一年雅韵公司请我们去演出,顾笃璜先生做艺术总监,顾老师希望我们带一个昆曲老生版本《夜奔》去台湾。于是我专程到苏州,跟跟传刚老师的儿子学,又请郑传鑑老师加工。这个版本和现在通行的昆曲南北武生版《夜奔》都不一样,比较温和,受到台湾学者的称赞。虽然并不常见于此剧,却是原汁原味的昆曲老传统。因此,我成为全国唯一可以演南派武生、北派武生、南派老生三版《夜奔》的演员。2015年,我将这三版宝贵的演出视频公开出版,也算是对老师的告慰。

郑传鑑老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但他教的戏,他的教学理念,他教我的为人处世之道,却长久滋养着我,一生受用。

兹回忆点滴,敬献恩师。